

大明三百年

下卷

兰泊宁〇著

国廷事
帝宫往

大明三百年

下卷

帝国
宫廷
往事

兰泊宁〇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明三百年 / 兰泊宁著. — 华艺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80142-707-6

I. 大... II. 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9420 号

大明三百年(下卷)

作 者 兰泊宁

责任编辑 宋福江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 100083

电 话 010-82885023 82885151-222

E-mail: fujiang_song18@sina.com

印 刷 北京爱丽精特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22.5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42-707-6

定 价 48.00 元(上下卷)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大明三百年

下卷

帝国
宫廷
往事

目
录

第一章 孝宗托孤	1
第二章 游龙天子玩天下	4
第三章 藩王之乱	33
第四章 惨酷的明宫	59
第五章 佳丽悲歌	87
第六章 明廷的内忧外患	113

第七章	穆宗的官闱秘事	130
第八章	万历年间事	139
第九章	明宫几大疑案	167
第十章	六君子大冤案	199
第十一章	内忧四起	205
第十二章	乱世悲歌	228
第十三章	明廷失栋梁	257
第十四章	明朝末世	261
第十五章	大明亡国	286
第十六章	乱世惨相	310
第十七章	南明王朝	329
第十八章	波澜壮阔大明三百年	341

大明 三百年

第一章 孝宗托孤

帝国
宫廷
往事

孝宗临死前，其言可感亦可怜，然而他寄予厚望的太子能不负他吗……
正德帝一登基，就大行封赏内监刘瑾……



末日帝王语

弘治十八年即公元 1505 年，孝宗忽然圣躬不豫，眼看日渐沉重，这位十八年来一直勤政爱民的称得上是一位好皇帝的皇帝一直皇嗣不广，只有两个儿子，其中长子就是一直两人恩爱情深的张皇后所出，如今戴妃所生的次子被封为蔚王的朱厚炜已派往封地，身边只剩下一个长子，也就是太子朱厚照。

朱厚照今年十五岁，既是中宫所出，又已成为皇帝身边的独子，谁不视如稀世奇珍？母亲张皇后的溺爱自然不在话下，而他的皇帝父亲则想到自己从小有如孤儿孽子的那种凄凉凌辱的童年生活，他要将自己的缺憾，在儿子身上弥补，所以明知纵容为非，却无法自制，也同样和张皇后一样地溺爱不明。

如今大限将临，孝宗皇帝想到太子朱厚照是个特等纨绔双料顽童，难膺重任，不禁非常后悔平时的失于教导，然而已经太晚了，他唯一的希望，只有寄托于顾命的大臣，愿他们能好好地辅佐。

于是大学士李东阳、尚书谢迁、少帅刘健等奉召来到了乾清宫的榻前，孝宗垂泪面谕道：“朕承祖宗大统，在位十八年，今已三十六岁，不意一病不起，恐怕得与诸先生辈长别了。”

刘健真诚却勉强地跪在榻下叩首安慰道：“陛下万寿无疆，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他这样说，心里明白得很，知道这不过是自慰之谈自欺之说，皇帝的死期已在眼前了。

孝宗闻言叹息道：“生死有命，岂能强拖延，况且朕病已入膏肓，看来是不能好的了。诸先生一直辅助朕躬，朕意是深深感谢的，今日与诸先生诀别，有一言相托，众卿皆朝廷股肱之臣，希望能为朕善辅太子。”说到这里，他已虚弱不堪了，只好略作休息，然后又努力握着阁老刘健的手说，“朕蒙皇考厚恩，选张氏为皇后，生子厚照，立为皇储，今已十五岁了，尚未选婚，社稷事重，可即令礼部举行。”

刘健等人唯唯应命，孝宗又环顾内臣说：“诸卿请受遗旨。”于是太监陈宽扶案，李璋捧笔砚，戴义就前书草，无非是大统相传，应由太子嗣位等语。书毕，呈孝宗亲览。

孝宗看过以后，又命人将遗诏交给了各位重权在握的阁臣，然后又对刘健等说道：“知子莫若父。东宫天质很是聪颖，但是年纪太轻，又加上他本性好玩好享受，诸位先生一定要辅之以正道，才能有望让他成为一代明君。这样，朕死亦瞑目了。”

刘健等又痛哭着叩首道：“臣等敢不尽力。”

孝宗欣慰又担忧地点点头，然后喘息了一阵子，才说出话来，命人宣召东宫来。



正德帝登基

2

不一会儿太子朱厚照就来了，见了孝宗病态憔悴，到底父子天性相关，不由得泪落纷纷，跪伏在榻前啼泣不起。

虚弱的孝宗指着刘健、谢迁、李东阳等，向太子说道：“诸先生忠心为国，将来须尽心受教，莫负朕意！皇儿，你今天就向诸先生叩个头儿。”太子听了，便对着谢迁等跪下叩拜，慌得三位大臣还礼不迭。孝宗令内监扶起谢迁等，并喘着气道：“诸先生犹世交父执，受他一礼又何妨呢？皇儿啊，你以后一定要信任 and 重用贤臣能人，切切！”李东阳等再次叩首道：“微臣受陛下厚恩，自当尽力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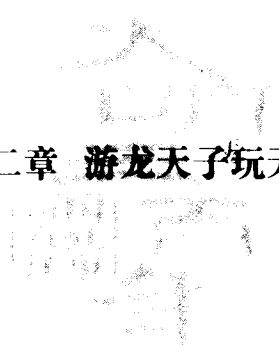


是夜孝宗驾崩，稍后由李东阳等扶太子朱厚照继位，他日后的庙号是武宗，也就那位日后与隋炀帝等一系列此类帝王齐名的正德皇帝。

朱厚照登基后，定年号为正德，于明年改元。晋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三人为太师太傅上国柱，前皇后张氏则相应地晋升为太后，王氏为太皇太后，金妃、戴妃为太妃，马妃常妃等亦晋太皇妃。接着，正德帝又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封晋决定，以内监刘瑾为司礼监。

于是那个日后臭名昭著千刀万剐的大奸监刘瑾就这样走进了历史舞台。





第二章 游龙天子玩天下

刘瑾以鹰犬引导正德帝沉湎于玩乐,于是他得到皇帝更加的宠信。刘瑾借机将朝中的元老一个一个拿下马,东西两厂让朝臣无不害怕。为了让皇帝更加不理朝政,刘瑾弄了那个在后世一直骂名不衰的豹房,于是正德帝让刘瑾随意处置朝政。刘瑾从此大开杀手,他制造了种种极刑,强加于不服他的朝臣和无辜百姓上……

恶贯满盈的刘瑾终于遇到了他的死对头钱宁,于是他的倒霉日子就来了,最后三千六百刀活剐零割了这个大祸害……

新权贵钱宁把又一个祸国殃民的奸臣江彬引到正德帝身边,他讨好正德帝的第一步举措就是将已嫁了人的美人马云儿献进宫来……

不久江彬又怂恿正德帝私幸宣州,从此拉开了正德皇帝荒唐的出游活动……

出游的正德帝整天寻花问柳,那天他在一家乡村的小酒店里,演出了有名的戏凤闹剧……

在回銮的路上,心血来潮的正德帝忽然跟外寇打了一仗,他的这一场儿戏结果是导致了千百颗人头落了地……

李凤姐是个贤德知大体的女子,她死后,正德帝隆重下葬,受到了朝臣的非议……

正德帝继续他的荒唐出游,甚至不远千里觅佳丽,于是那个美妙的美丽歌妓刘美贞得到了他的宠幸……

正德帝越玩闹越不像话,朝臣们纷纷上奏劝谏,有的居然是惨烈地用鲜血来劝醒他,可这一切仍没奏效,不仅如此,正德帝还在江彬的挑唆下,重重地治罪了直谏的大

臣，甚至还杖毙了多人……



刘瑾得势

刘瑾早在只知玩耍的武宗正德帝还是东宫太子的时候，就从宫外弄些鹰犬鸟兽之类的进宫来博取他的欢心。于是武宗一继位，就如他的曾祖父当年封王振一样，刘瑾也被封为司礼监，除了有当年王振的权力外，他还统掌皇城内一应仪礼并刑名拘束，以及门禁关防诸事。刘瑾也像当年的王振一样，欺主年幼，乘机广植势力，渐渐地干预政事。虽有李梦阳、刘健、谢迁等一班托孤之臣，如当年的三杨一样竭力把握持正，但刘瑾恃宠而易于进言这一点，让他往往得以欺凌大臣把持政局。

谢迁见政事已现乱象，当即上章切切苦谏武宗整顿朝纲节制游戏。大学士上国柱刘健也攻讦刘瑾擅预国政，私斥勋臣，请旨究办。李东阳更是当殿面陈宦官专权朝纲败坏的可怕之处，谏武宗勤修政事，远避佞邪。正德皇帝到底年轻，经诸阁臣正言厉色地劝谏，不觉得面红耳赤，嗟嗟了好一会才讷讷地说：“诸先生且请退去，容朕慢慢地照办就是。”

正德帝回到宫中，想想自己从小就没有受过谁这样的斥责，现在做了皇帝，倒被大臣们掣肘起来，不禁越想越委屈，就跺着脚放声大哭起来。宫人、内监们忙来苦苦相劝，可这位年轻皇帝十分任性，反倒越劝越心伤气急地痛哭，恰好刘瑾进宫来，连忙跪在地上叩问缘故，然后刘瑾道：“陛下身为天子，万事自当由宸衷独断，为什么要受大臣们的欺凌？”

正德帝叹口气道：“他们是顾命大臣，不得不略与优容。”刘瑾道：“不是这样的，倘若阁臣专横不奉上命，难道也就容忍了吗？况且臣权过重，下者骄上，尤须防有不臣之行。这是历代所恒见的事，元朝的泰定帝便是榜样。”

这句话足以击中所有皇帝的痛处，正德帝也不例外，于是不由得点头且自言自语地就说，这话很是有理。从此正德帝对众大臣的所有奏疏只批“闻知”两字，十事中没有一二样照办。

在当时，刘瑾趁热打铁，忙忙劝正德帝重设在孝宗初年废去的东厂，专门刺探官民隐情。刘瑾果然有本事，他在当夜就把这件事落实下来，日后的东厂监督刘瑾擅自专主，不论大官小民任意逮捕，公报私仇，株连无辜，不可胜计。

第二天早朝，刘健、谢迁、李东阳等满心期望皇帝能惩办刘瑾，哪里晓得刘瑾反而被授为东厂监督。谕旨一宣布，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不觉冷了半截，随即就上疏乞休，有旨慰留，乞休疏就再上，直到三上乞休疏时，上旨才许刘

健、谢迁致仕，但李东阳仍留原职。

这样一来，朝中又少了两个老诚硕望的名臣，刘瑾做事比前爽快了许多。不到一月，他就又接连添设西厂，当然监督还是刘瑾。那群小太监为讨刘瑾的好，整天捕风捉影，不是说这人谤毁皇上，就是那人诬陷讥讪了刘监督，于是东西厂审事室中每天都会有数十起酷刑实施，惨呼号痛之声四野皆闻，刘瑾视为乐事，对此开心大笑。

从此得势时的刘瑾，集东西厂、锦衣卫、司礼监三位于一体，就这样，刘老监和他之后几代的魏忠贤假传圣旨的矫诏行为已是家常便饭。

刘瑾当然不会忘记他的老本行，又去安庆找来了几十个男女伶人，鲜衣美服地演戏唱剧给正德帝，因为正德帝所好的正是歌舞。果然皇帝高兴得手舞足蹈，以至于废寝忘食。不久，资质聪敏的正德帝竟也学得能够引吭高歌了。到了兴致勃勃时，正德帝就亲自袍笏登场，大唱特唱一顿，并请太皇太后、张太后、马太妃、常太妃等到御苑中来观看。正德帝还是很表演天赋的，他唱得有声有色，真像那么回事，看得太皇太后和张太后等无不击节赞赏。

但到底正德帝天天这般胡闹，不是长远守基业的样子，张太后再懦弱无能也不能坐视不理，就把还是一团孩子气、玩兴正浓的正德小皇帝训了一顿：“皇上正年轻，应与大臣们专究经文、参询政事，不应当如此嬉乐，致荒废国政，后果堪虞！”正德帝只好老老实实地听着训谕，但过后照旧如此，只是不再请张太后她们来看戏了。

正德帝玩了一阵子唱戏后就厌烦了，刘瑾马上又去办了几十只的铁嘴神鹰，和蒙古种的灵敏猎犬，然后就动员正德帝去郊外打猎玩。待到了野外，由鹰奴放出神鹰，犬厮释去猎犬，凡空中的飞鸟，地上的狡兔都被犬鹰扑的扑杀，咬的咬伤，一时间天上地下热闹非常，从不曾玩过这样把戏的正德帝感觉好玩极了，此后好长一个阶段，差不多没有一天他不去行猎的，京城中人于是就改呼他为猎户皇帝。

京郊附近野外的兽类能有多少，怎经得天天去搜罗，渐渐地打不出什么猎物来了，于是这位猎户皇帝就越打越远，常常带着五百名禁军，备好了蒙人的行帐，路远来不及赶回来，猎户皇帝就在营帐中住宿。有一次，正德帝竟然走到了林西即热河区域了，有鉴于从前的宪宗皇帝在那里遇险猛狮，朝中大臣李东阳、王鏊、戴珊等骑快马疾追到林西，一齐跪请圣驾回京。李东阳再三地哀恳不可如此冒险行猎，甚至涕泪交流。终于感动了正德帝，并且正德帝自己对打猎也已有些玩疲了，于是乐得许了众臣的请求，当日就和李东阳等大臣起銮还宫。



豹房

正德二年，正德帝大婚，册立大学士王志的养女为皇后，她的生父侍郎夏说仅仅因一点小错就被明廷过严的刑法处以戍边大罪，王恕念为同寅，就收养了他幼小的女儿。直到被册为皇后时，这个不幸的女孩才得以复姓夏。又立尚书王永、侍讲何庶的女儿为妃。

趁着正德帝沉浸在新立后妃带来的缠绵喜悦和肉欲快乐中，刘瑾暗中大结党羽，于是宦官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七人就与刘瑾同被当时人称为八虎，当然也被叫做八党。

在这八人中，刘瑾尤其本性最狠毒、手段最狡猾，比如眼下，刘瑾一看正德帝于放鹰逐犬的事不甚放在心上，而是常常带了张永微服出宫，到秦楼楚馆之地纵情声色疯狂作乐，于是他的策略也就相应地调整了。并且刘瑾涉猎书籍，粗通史料掌故，也是那七个人所不能比的，于是刘瑾就成了这八虎之首。

那一天晚上，正德帝仍和张永出宫。经过西华门，天色已将黄昏，灯火万家，街市上正当热闹。正德帝随张永走着，正徜徉在市上，忽见眼前一所大厦，灯晶光辉，笙歌聒耳。从大门望进去，华屋中都是些绝色的女子和美貌的童儿。“咱们且进去看看里面都是干些什么的。”

张永一看还没用他再加什么引导，皇帝自己那么轻易就走进了他们的埋伏圈里，顿时高兴得极力怂恿。

正德帝往里直冲进去，吓得那些美貌的女子和童儿七跌八撞地四散乱走。正德帝大大咧咧地拖住了一个就在大厅上坐下，那里已设好了酒席，然后张永上来斟酒，正德帝和那个美人并肩儿坐着，那个美人一副娇羞的样子，低垂着粉颈弄衣带。正德帝要她同饮，那美人儿红着脸儿不肯，经不住正德帝再三地缠，那美人只得勉强喝了一杯。

喜得正德帝眉开眼笑，再回头一看，约有二十多个美貌女子都拥在屏风后，指手画脚，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议，风流正德帝笑着招呼道：“我又不是吃人的大虎，你们不要害怕，都出来和我共饮一杯吧！”言犹未了，只见那些女子齐声叫：“老公公来了！”

正德帝正纳闷谁是老公公，却见刘瑾匆匆地走进来，对正德帝就行大礼，然后起身向屏风后喝道：“万岁爷在此，你们还不快出来叩头！”马上屏风里面就娇滴滴地齐应一声，袅袅婷婷地二十多个花枝招展的美人儿，一字儿排开，

向正德帝行礼，慌得方才和正德帝并坐着的美人儿也去杂在众人中行礼。

大厅上霎时间莺莺燕燕，粉白黛绿，围绕满前。美人们的背后又走出十几个美貌的童子，也都来到正德帝跟前磕头。这时的正德帝左右顾盼，真有些目不暇接了。那二十几个美人蜂拥过来，抢着案上的金壶给正德帝斟着酒，又有几个美人紧挨正德帝的身坐了，娇喉婉转地低唱，还有美人就去捧来琴箫箫笛，吹的吹，弹的弹，悠悠扬扬，一时间，歌乐声齐作，十几个美貌童子则排着队，东三西四作大魔舞，又一声声地唱着新鲜曲儿。正德帝万分快乐，连饮三觥，乘着酒兴，拥了一个美人在膝上，一边亲着她的粉颊，一边饮着美酒，一边问刘瑾：“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刘瑾屈着半膝禀道：“不敢欺蒙陛下，此处是奴婢的私宅，美人童儿也都是奴婢买来的……”正德帝不待他说毕，就接口说：“你倒好会享艳福啊。”刘瑾忙道：“奴才哪里有这样的福分？嘿嘿嘿，您也知道老奴是个不中用的人，这里本来就是预备着侍候陛下的，以表老奴的一份忠心！”正德帝在听到一半时，也不禁坏笑了一下，而听完后，就不禁有点感动得动容了：“你说的可是真话吗？”刘瑾答道：“老奴怎敢打谎？”

一向最喜欢矫旨弄虚作假的刘瑾说这话的确是真，因为他一看这位和一直被人们传颂甚广的隋炀、元顺类的帝王一个模子的主子，已经很不满足于千门万户的皇宫了，于是就在西华门内另筑了宫院，造密室于两厢，且间间密室，勾连栊比，奇曲通幽，内藏无数美女。

果然此举让正德帝大喜，连连夸奖了他几句。这位性耽声色的皇帝自然当刘瑾是好意，并因此而在日后越加宠任。而在当时，正德帝忙忙做的是，命人撤去酒筵，自己拥着那个美人去安寝了。

第二天早上，疯狂了一夜的正德帝也不去临朝，只命刘瑾去代批奏章，重要的事委派李东阳办理。从此正德帝天天和那些美女变童厮混着，还把那个地方题名为豹房。刘瑾往往等正德帝玩兴方浓的时候，故意把外郡奏牍呈览，正德帝怎么会有心看，只随口随便地吩咐刘瑾去办就是了。刘瑾巴不得皇帝有这么一句话，于是他就可以将大吏的奏折随意批答。渐渐地又开始把廷中大臣们也擅自斥逐，凡不服刘瑾处置的，一概借事去职。

那天焦芳正朝罢回府，忽见刘瑾骑驴过市，慌忙磕了个头后，把象笏往腰中一插，就朝衣朝冠地替刘瑾拉驴，引得市上的人都掩口嗤笑。焦芳一点也不以为耻，反而昂着头以给刘太监拉驴为殊荣。倒是刘瑾看四品京卿朝服在前牵驴招摇过市未免太不像样子了，而令焦芳去换了朝服再来，焦芳这才唯唯诺诺地退去。



不想半路上又来了个都宪御史刘宇，其官衔比焦芳更大，但也是刘瑾的门人。恰好他下朝一出皇城撞见了，这个已认刘瑾做义父、常在刘瑾面前自称孝顺儿子的无耻小人当时也不顾得什么朝廷尊严和仪节，忙忙是去做了焦芳第二。市上的人瞧都宪太爷替太监拉驴儿，谁不掩面蔑笑，而刘瑾见去了一个又来一个，弄得他自己都好笑起来。



耸人听闻的刑罚

刘瑾做事，一向肆行无忌，焦芳又与他联成一党，表里为奸，所有一切政令，无非是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军民等。刘瑾在权力日大一日的同时，却并不放松警惕，派高凤为西厂副使，专门探听外面的议论，有稍涉一点宦官事的，议论的人就立时被提到厂中，立时就用厂刑拷问。

刘瑾又嫌刑太轻，就和高凤酌议出几种极刑来。第一种叫猢猻倒脱衣。用一张铁皮做成一个桶子，里面钉着密密层层针锋朝外的钉子，加刑时将铁皮裹在犯人身，两名小太监一个按住铁桶，一个拖了犯人的发髻从桶中倒拉出来。但听得那犯人一声狂烈的惨叫，就已昏过去了，再看他身上的皮肤和肌肉，早被锋利的针尖划拉成一丝一条的了，旁边的一个太监则持了一碗盐汁等着，待问了人犯招供否，如其不应，就把那盐卤洒在血肉模糊的身上，这种疼痛真是透彻心肺，不论是什么样的硬汉，也受不住的。

第二样酷刑叫仙人驾雾。将一口极大的锅内置满了醋，待煮沸腾时，把犯人倒悬在锅上，锅盖一揭，热气直腾上去，熏得鼻子又酸又辣，咳又咳不出，闪又闪不开，这种痛苦非笔墨所能形容得出来，非身受的人不知其厉害。又有一种茄剝子的刑，用一把锋利无比的小刀刺进人的肠道中，其痛苦可想而知。

最是伤心惨目的，要算披蓑衣了。把青铅熔化了，和着滚油一齐洒在背肩上，肌肤都被灼碎，血与滚油并在一起，点点滴滴地流下来，四散滴开，好似披了一袭的大红蓑衣一般。

更有一种名叫挂绣球的酷刑，是用专门打造的有四五个倒生小钩子的小刺刀，刺进去时是顺着的，等到使劲一拉抽出来时，那四五个倒生的小钩儿就连筋带肉都带出来了，似鲜红的一个肉圆子，所以美其名曰挂绣球。

其余如走绳索、割靴子之类的酷刑二十几种，都是从古未有的毒刑。算京师内外以及顺天一郡的百姓倒霉，稍不小心，说话带出一个刘字，那对不起，马上就得领受这种种残酷刑罚了。很多百姓吓得肝胆俱烈，情愿屈招，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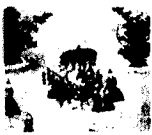
要受刑，谁知刘瑾生性最是狠毒不过，不管有供没供，凡是捉到了人犯，劈头就要施刑。老百姓被冤蒙屈怨气冲天，奈何满朝文武大半是刘瑾的党羽，虽受冤屈也无处诉苦。于是吓得百姓们，一听刘瑾的名儿，就变色掩耳，疾走快逃，唯恐不及。

那天刘瑾改装成一个草药医生，向街衢闹市一路上打听过去对刘瑾的看法，众口一词地赞美，不想到了海王村中撞着了个念佛的老太太在和几个人讲闲话，他上前一提起刘瑾，这个老太太顿时怒气勃勃，指天点地大骂不已：“刘老奴这个贼阉宦，现在人收拾他不得，将来必定天来杀他！必让他不得好死，千刀万剐！”

刘瑾假意含着笑问道：“老婆婆和刘公公有什么冤仇这样恨他？”老太太咬牙切齿地说道：“我家老头子只是随口说了句闲话，就被这个刘老阉奴用天剥皮的极刑害死了！我大儿子也死在他手里，如今一个小儿子远逃在外，唉！我好好的一家人，被害得活生生拆散……”老太太越说越气，含着一泡眼泪，又狠狠地大骂了刘老阉奴一顿。旁边的村民早吓得远远地避开了，刘瑾也不再说什么，只是看着老太太冷笑了几声。

第二天海王村的人一直不见这个老太太起身出来，直到红日斜西，仍不闻室中有任何声息，邻人就弄开门进去瞧一瞧，结果吓得一个个倒退出来，原来老太太早不知什么时候让人杀死在榻上了，还是老太太的小儿子从外郡回来，悄悄把老母收殓。从此海王村的百姓钳口结舌，再也不敢提及那位天杀星刘老阉奴了。

一天，刘瑾随正德帝去豹房，刚到西华门外，一个汉子就狂奔过来，拔出利刀就向刘瑾刺来。随从的侍卫只当他是犯驾，擒获后交大臣严讯。承审的恰好是李梦阳都宪，他听那个汉子招供是海王村人，是行刺刘瑾的，专为父母报杀身之仇；于是李梦阳就以这汉子是个疯子为借口，从轻发配到边地。好在刘瑾不知道那汉子是要行刺他，倒也不来追究。总算这个汉子运气好，就这样保住了性命。



矫诏假旨平常事

看皇帝只管迷恋豹房而刘瑾势焰熏天，金事杨一清、御史蒋钦、翰林院侍读学士戴说、兵部主事王守仁等上疏弹劾刘瑾，结果阅奏牍的正是刘瑾，他当即大怒道：“他们这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当即矫旨罢杨一清职，下戴说、蒋钦于狱，贬王守仁为贵州龙场驿丞。不多几天，戴说、蒋钦都死在狱中。刘瑾矫旨

处置上疏弹劾他的官员，是根据疏中弹劾他的言语轻重来定罪的，所以杨一清、王守仁两人只批了个致仕和降职。

就这样，这个时候的刘瑾岂止是炙手可热，简直炙手要乌焦了，差不多皇帝就是他来做了，朝野士夫无不侧目。为了一桩轻微的小事，刘瑾居然将朝中大小官吏三百余人一齐囚入狱中。

李东阳闻知大惊，忙上章援救。刘瑾哪里肯听。直待他发泄够了，才把三百多名官员释放。在这三百人中，如推官周元臣、翰林庶吉士汪元深、主事钱钺、礼部司事马君德、礼部礼官周昌、进士丁公援、江砚臣等二十余人，在狱中还受了疫伤，出狱不久就呜呼哀哉了。

刘瑾又恨及李梦阳，于是矫诏把李梦阳下狱，竟欲加以死罪。李梦阳与修撰康海素以诗文相唱和，到这个时候，康海受他所托，只好去转求刘瑾。因为他们是同乡，刘瑾一向颇慕康海的文名，但平时康海是不肯理他的，这时也只好屈尊到刘瑾面前来求情了，果然人家给了这个面子，于是李梦阳才得以被释放出狱。

从此刘瑾更是气焰熏天，朝廷黜陟，尽由他主持，批答章奏，则归焦芳主政。所有内外奏本，分为红本白本两种。廷臣入奏，必向刘瑾处先上红本。那天，都察院奏事，封章内一不小心，偶犯了刘瑾的名号，刘瑾当即命人诘问，吓得掌院都御史屠滹魂飞天外，忙率十三道御史，到刘瑾宅上谢罪，大家跪伏阶前，任刘瑾辱骂。刘瑾骂一声，大家就磕一个响头，到刘瑾骂完了，众位朝中重臣还是不敢仰视，直待他厉声斥退，方起身告归，真是齷齪不堪。

刘瑾大权在手，索性将老成正士一股脑儿地视为奸党，尽行摈斥，免得他们出来反对，于是干脆矫传诏旨，榜示朝堂：

朕以幼冲嗣位，惟赖廷臣辅弼其不逮，岂意去岁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窃弄威福，颠倒是非，私与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张敷莘、戴珊，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王纶、孙桀、黄昭，检讨刘瑞，给事中汤礼敬、陈霆、徐昂、陶谐、艾洪、吕种、任惠、李光翰、戴铣、徐蕃、牧相、徐暹、张良弼、葛嵩、赵仕贤，御史陈琳、贡安甫、史良佐、曾兰、王弘、任诺、李熙、王蕃、葛浩、陆昆、张鸣凤、萧乾元、姚学礼、黄昭道、蒋钦、薄彦徽、潘鏊、王良臣、赵祐、何天衢、徐珏、杨璋、熊倬、朱廷声、刘玉翰、倪宗正递相交通，彼此穿凿，各反侧不安，因自陈休致。其敕内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恶稔，追悔难及。切切特谕！



这道矫传的诏旨榜示后，刘瑾还召群臣到金水桥南，一律跪伏在地，由鸿胪寺官朗读此谕，以作为宣诫。群臣听罢诏书，个个惊疑满面，悲愤填膺。从此凡是与刘瑾和其党羽不合的人，大多数都趁明白聪明地主动乞休，若稍稍恋其官位，不是遭贬谪，也得受枷杖，真所谓豺狼当道，善类一空。

从此刘瑾更是屡屡矫旨，正德帝武宗全然不闻。李东阳虚与委蛇，巧妙避祸，与刘瑾尚没什么大的嫌隙。王鏊开始留在阁中，还想极力斡旋，可一见刘瑾日益骄悖，无可与言，于是屡次上疏求去。

廷臣都替他暗捏一把汗，生怕他会因此致祸，不想中旨传出，准他归乡，让大家都松了口气，而王鏊更即日就离京而去。乞休都要防祸，真是荆棘盈途。



刘瑾被凌迟

合当刘瑾恶贯满盈，主事钱钺是内务监督太监钱宁的胞兄，钱钺被刘瑾下狱弄死后，钱宁哀痛非常，就常常在正德帝面前说刘瑾的坏话，让丑陋年长的刘老太监渐渐地有些失宠了。这时正德帝早已玩厌了豹房，就如同他当初玩厌了唱戏和鹰犬一样。钱宁面美如二八娇娇女，一身好皮肤娇嫩如脂，正德帝爱他到了饮食相共寝卧同食，至于收为义儿赐国姓朱就更不在话下。

当时武宗的义儿甚多，无论外吏中官亡虜走卒，只要能讨武宗一时欢心，就都赐国姓朱，统共武宗有干儿子约二百多人，其中第一得宠的要算钱宁，第二个便是日后的江彬。钱宁掌锦衣卫，招权纳贿，势倾百僚。其他义儿也恃宠胡为，掠夺民田是常事，扩建皇庄三百多处，不久就激起了山东汉子刘六和刘七的起义。

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鐫勾结大盗叛乱。前都御史杨一清复职，统师平乱，太监张永为监军。文武俱备的杨一清几经苦战，到底生擒了安化王寘鐫。正德帝接到了捷报后大喜，立时授杨一清为陕甘总督，坐镇边地。

监军张永在班师回京前，杨一清设筵相送。张永在席上讲起刘瑾怎样地专横怎样地揽权，言辞很是愤愤，这个刘瑾昔日的同党现在因暗中争利夺权，怨仇结得很深。杨一清于是扼腕叹道：“藩宗有乱，还是易除。宫禁大患，不能遽去，如何是好？”

张永附耳对他密语道：“刘瑾如今羽翼已成，要除他恐非易事，唉！”

足智多谋的杨一清见张永确是真情，就嘱咐他进京后伺隙除去刘瑾的妙计：“公也是皇上的信臣，今讨逆不遣他人，独命公监军，就可知上意。如今公班师回朝，得机会就向皇上亮出寘鐫的伪檄，并说刘瑾乱政矫旨，谋为不轨，